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第二十六回 李禁卒報恩救命 洪縣令人獄驗屍

話說洪鵬程將李春喊了下去，叫他用金鉤臉子將湯德元治死，允他一千銀子，買囑他不要聲張。李春當時答應下去，心內想道：他是我恩人華大相公的岳丈，何能下此毒手。所以此刻見陶發苦苦哀求，乃說道：「你且起來，我代你想法。我們雖在公門中吃飯，也知將恩報恩。從前受了華府恩德，救我一家性命，如今焉能見死不救。但是上命差遣，概不由己。惟有做個瞞上不瞞下的事，我們老爺不過是要送湯先生的命，只要將一時混過，就不妨事。這個金鉤臉子乃是官府的私刑，遇到難辦的事，詳不出去，又不能不辦，論我們下這毒手。說出來也是可伯，我但告訴你，絕不這樣做。每到臨用的時候，先將犯人綁老虎凳上，臉朝上，背脊朝下，叫他手脚不得活動，然後用草紙一百張，一大碗高粱酒，先把草紙在他臉上蒙好，一口酒一噴，將他七孔蓋緊，不許伸氣，隨後蓋一起，噴一起，只要一個更頭，噴上七次，蒙上七次，這一個人就活活的悶死，然後將紙揭下，用水代他洗去酒味，那個臉上就同病死的一般。即是好忤作子也想不出來這個法則，最為利害。湯先生要弄就在晚上動手。」陶發聽說要晚上動手，連忙跪下哭道：「頭翁真真不能，他已經是冤枉，不能再送了他性命。」說著磕頭不已，李春趕忙將他扶起，道：「你叫我說，底下還有話呢。」陶發仍是不肯起來，苦苦哀求，請他不要動手。李春道：「本來是要這樣辦法，只因看華太太面上不能如此，只好此時你趕回去買口棺木，預備在此等到明日應用。」陶發聽見，又連聲大哭起來，說：「你倒叫我去買棺木，還說是不動手，這不是哄我，去要送他性命。」李春急道：「你不聽我說了，就這樣亂哭。我叫你買棺木，是遮人耳目。我這裡有粒丸藥，叫做閉氣丹，眼下去，一晝夜不省人事，如同酒醉一般，呼吸氣一點沒有。今夜四更天，我進監叫湯先生吃下。次日早上去報老爺，請他前來相驗。他看見人已沒氣，自然說是死了，就將棺木盛殮起來，抬出城去，等至晚間人靜時候，再將他救了出來，逃往他方躲避，俟這裡想出別的法則，再行翻案。你此刻趕速回去罷。」

陶發聽了這話，方才放心，又是千托萬囑，爬了起來，回去預備。

這裡李春來到縣內，洪鵬程說道：「昨晚同你說的話，務必要做到了，不但本縣重賞與你，葉少爺那裡也有賞的。」說著到了裡面，取出一張銀票，遞與李春道：「這是一千兩銀子，你先拿去，待事成後，葉少爺那裡也是這樣。」李春接在手內，請了一個安，說道：「老爺的恩典，叫小人辦事，怎敢辦得不到。但是府裡要有人去料理方好，免得過堂翻供。」洪鵬程道：「這事已經說好，你但放心做去是了。」李春答應出來，自己想道：這樣的貪官，做了這樣的壞事，不弄他些銀子弄誰的去？我先拿了他再說。走出衙門，來到錢店，將銀子兌了，將來預備破案時，拿這銀子到別處安身。又上街買了些酒菜，到了上燈時候，來至監內，將兆璧弟兄與湯德元大家吃了。

兆璧道：「恩公如此徇情，設若有人來查。豈不是恩公的干係？」李春道：「相公也不是江洋大盜，遭了這冤枉，誰人不知道？」「說著，又叫小夥燒兩盆水來，代他二人將腿上傷痕蒸洗、敷上了好藥，然後扶他二人坐下。擺了酒肴，說道：「相公同先生吃一杯，連日苦楚受足了，現在既到此間，愁也無益。」

可憐他三人如坐針尖一般，那裡吃得下去？怎禁得李春苦勸，只得稍飲幾杯。兆璧道：「恩公昨日說我家陶發前來問信，今日不知可曾進城？」李春不敢將湯家被抄的事說出，只得回道：「適才回去，你家太太雖然在家盼望，所幸被大眾瞞著，尚不知你認供收監，說是在城內等訊，稍停幾日就回去的。只好先將這幾天糊過，隨後慢慢的再說。」華氏弟兄聽見，不由的紛紛淚下，哭道：「母親呀，你老在家盼望，不知今生可能見面了？早知如此，這門親事也不做了。」二人對面哭個不止，湯德元看見這樣，格外傷心。李春又勸了一會，說：「你們雖然認供，終久沒得死罪。不過是個年災月晦，過了這個月，能夠換個好官，或通個大赦，就可以出去。」說了多少好話，方把兩人勸住。

吃了點酒飯，李春又叫小夥家代他們鋪鉢燒茶，各事已畢，然後李春方將洪鵬程的話對他說知。湯德元哭道：「我與他又無深仇大恨，為什麼要這樣害我，今日若不遇著恩公，我三人的性命是沒有了。雖然這樣說法，設若被人看破，豈不連累恩公？我該因命裡遭殃，死了倒是好事，免得再牽累恩公。」李春的心下聽得這話，想這人倒有點良心，說道：「你們莫這樣說法，我已打算好了，就是破了機關也不怕。只要出了這監門總好設法。」又把洪鵬程給他的賞銀預備拿此逃往別處的話說了一遍。道：「該因你們派有救星，你能出去，也好的在外面想法。或是叫人進京上控，或者等欽差過境淨水喊冤。只要遇見好官，就可將他們救出。」湯德元聽他這派話，也甚有理，到了此時，也不知這丸藥真是有用沒用，只好聽天由命，答應依他。

李春就在身邊取出來與他服下去，過了一會，真是如睡覺一般，昏了過去。看著臉上變了顏色，兆璧還疑惑是真死去，正要大哭，被李春忙趕上前攔住，叫他不要聲張，說這事本是官叫我瞞著人做的，你們若哭起來，豈不是被人知道？他設若疑惑，又要叫我送你兩人性命。一個還可混得過去，兩三個人怎樣瞞法？你們還是將家火上了，各人歸號，明日就是來相驗，問了你們，均回不知。兆璧弟兄只得答應歸號。過了四更時分，李春將他們安排好了，然後向他說道：「我到裡面送信，好叫他相信。」兆璧點點頭，叫他前去。李春出了監門，來到大堂後面，果見洪鵬程還在簽押房等候。

走了進去，在旁站下。洪鵬程見他進來，趕忙問道：「辦的事怎樣了？為何到此刻始來？可曾結果停當麼？」李春道：「已沒事了，特來見老爺復命。明日究竟若何報法，還是說他畏法身死，還是說他暴病？」洪鵬程想了一想道：「橫豎明日是要驗的，就說他得了暴病罷，仍叫他家屬領回，免得後來公事上又多一人。」李春答應，看出來正是合了他的意思。先回家將自己朋友找來，皆是明日值班的人，恐怕他們看出破綻，每人送了幾兩茶敬，請他們不必追求。又說些好話，大家明知這事冤枉，誰人沒得良心？見了這個樣子，又得些銀子，自然同聲答應。

次日一早，李春又進監內，先打了報呈，說湯德元暴病身故，請官入監相驗。到了辰刻，裡面就喊伺候，傳齊招房忤作一眾人等。洪鵬程來到監中，在獄神堂口坐下，先將李春喊上，問了兩句，然後叫忤作開驗。大眾已受了李春的重托，也不翻來覆去的細看，草草的將湯德元衣裳脫去，週身相了一回，忤作高聲報道：「驗盜犯一口，委係暴病身亡。」洪鵬程也故意下來看了一回，以為是金鉤臉子送的性命，就叫招房填了屍格，出了監門，來到大堂上面。三班排衙已畢，傳出堂諭，著湯德元家屬領棺埋葬。原差取了差票，就到湯家鎮來。不知湯德元活與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